

鲜花盛开的森林·忧国

译者 陈德文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鲜花盛开的森林·忧国

译者 陈德文

MISHIMA YUKIO

三 岛 由 纪 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鲜花盛开的森林·忧国 / (日)三岛由纪夫著, 陈德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5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985-9

I. ①鲜 II. ①三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429 号

HANAZAKARI NO MORI, YUKOKU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8 HIRAOKA 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IRAOKA Ichi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鲜花盛开的森林·忧国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花ざかりの森·憂国

陈德文 译

责任编辑 刘玮 于婧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11-639 (1)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07,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985-9/I · 3550

定价: 3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作品系列



目录

鲜花盛开的森林 / 1

中世某杀人惯犯留下的哲学日记摘抄 / 39

远游会 / 51

鸡蛋 / 69

写诗的少年 / 85

海和晚霞 / 101

报纸 / 113

牡丹 / 123

走完的桥 / 131

旦角 / 153

百万日元煎饼 / 183

忧国 / 201

月亮 / 231

鲜花盛开的森林

那个女人在森林的鲜花丛中死去
她知道别处还有更加茂盛的森林

夏尔·克罗^①散人

① Charles Cros (1842-1888), 法国诗人, 作品有《致我熟睡的妻子》等。

序章

我来到这块土地之后，遂产生一种隐遁的想法，我朦胧地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衰老的心态。本来，这块土地和我自己，和我的血缘，都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这不等于说，将来这块土地和我本人，还有我的子孙，都不可能发生更深层的关联。我抱着这种想法，登上房屋后面布满苔藓的逼仄的石阶。这是一座五坪^①左右的高台，遍生着茂盛的青草，除了观赏风景，谈不上有什么用途。我一站在这座高台之上，平时那种恬静而虚空的内心，便产生一种对于往昔的炽热的乡愁。从这里望去，眼下的海湾一目了然，它迫向抱着脚下这座城镇的山峦。早晨和晚上，各有一班从这座城镇开往某大都市的班轮，这里也能清晰地听到汽笛令人心烦的鸣响。夜晚，灯火璀璨、状如顶针的轮船，憋足气力冲向海洋。然而，那线香般的火影移动得很慢很慢，眼里瞧着，不由得为它着急起来。

直到一两年后，我曾经反反复复思量过，所谓追忆，只是个可恼的玩意儿。我出于某种偏见，一贯坚持这种想法。追忆不就是往昔生活的躯壳吗？尽管有时关系到未来的果实，但它已经仅仅属

于那些失掉现在、走向衰老的人们，如此等等。狂热的青春，总是极力为那种想法寻找肯定的理由，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很快转变到另一种想法上去了。追忆是“现在”最清纯的明证。爱，还有献身，这些现实中过于清纯的感情，只有通过追忆，才能占有，才能求得正确的意义。这好比只有扒开落叶，清泉才能映照蓝天。那些撒落在泉水上的落叶绝不能映出蓝天的光辉。

其实，我们有着众多的祖先。他们宛如美好的憧憬，停驻于我们的心中，但也有不少站在我们的对面，令人困惑地和我们保持严格的距离。

祖先时常以奇特的方式同我们邂逅。人们也许会怀疑，但这是真实的。

树叶间漏泄着明丽阳光的日子，我们曳杖走近公园的栅栏。一进门，也许是在极为闲散的时间吧，不见一个人影的空旷的场所，却使我们泛起无与伦比的怀思。平素虽然从不持杖前往，但往往在这个时候，无意中携带之物，会使我们蓦然回忆起遥远的往昔，那是在一两秒内难得触摸传家宝头盔的感触。

遥远的池畔有一张椅子（在池水的反射和枝叶间太阳光映照下，椅子上或许已经光影迷离），一个人规规矩矩、纹丝不动地坐在上面休息。他忽然转向这边，接着，不知为何，他十分快活地站起身子，脚步飞快地朝这边狂奔。他穿过斑驳的树荫一直向这里走来，我们也激起孩子般的热情，犹如观看久已欲睹的绘画，一直注视着。尽管如此，他走到一定距离，简直就像鱼儿融入清水一

① 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般，那位亲切的人儿，早已和树荫里的光影融为一体了。——从我的独白里，人们也许会想象那是一位身穿带有家徽的和服和宽腿裤的神态萧散的老人吧？啊，这也许是真的。不过，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极为稀少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人”往往是身着西服的青年或少女。好，不必在乎这一点。他们好像事先有约，都是一副朴实无华、穿戴整齐的样子。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们微笑，仿佛我们心中有一块吸引那副笑脸的磁石。那微笑带着悲切的近似憧憬的热情……

祖先真正居住在我们心中，那是多么遥远的往昔啊！今天，由于我们的心脏被各种繁杂事物所包围，祖先已经无法在我们心中居住。他们心神不宁，只是像时钟一样悲哀地环绕着我们打转。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的时代，严谨和美丽竟然如此背离。他们打心里哀叹这种天地悬隔般的别离。严谨，只不过是块质地疏松、成分驳杂的岩石。还有，美丽，本是一匹秀美的奔马，它曾经向着晨雾溟濛的天空仰首长嘶，那是因为它一直受到驾驭和调控。只有那个时候，马才是纯洁无比的，老实听话的。然而今天，严谨撒开了缰绳，马几度颠扑，几度立起身子一路狂奔。它已经不再纯洁无垢了，污泥浊水弄脏和浸染了它的肌肤。虽说是绝无仅有，但如今依然有人希望看到纯洁的白马的幻影，祖先在寻找这样的人。慢慢地，祖先也会住在他们的心中吧？因为此处有着美好而高贵的共同生活的源头。

从此以后，在这些人心，祖先将同真实毗邻而居。处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唯有通过辩证的手法获取的真实，才会穿上原来的衣裳吧？以往，单凭怠惰和畏葸求得的真实，也会恢复美丽的

果敢吧？祖先一直等待着享受这些新的真实的孕育。祖先真诚地希望被这个世上美好的食粮所养育。这种姿态并非主动索取。他们始终不改变被动的姿态。他们一向循规蹈矩——犹如晚霞害怕夜的入侵，于畏惧和紧张之余，刹那间光耀一闪——始终如一，固守原貌，想尽可能多保持一分一秒的“完全”，丝毫不受瑕疵的侵害。——既是消极到极点的水一般紧张的美丽的一瞬，又是久远的时间。

在我出生的家里，深夜里时常听到火车的轰鸣。孩子受到天棚上繁乱花纹的惊扰，很难入睡，这喧骚的噪音在孩子的耳朵里，听起来宛若一种十分纤弱、未知的、亲切而华美的音乐；又如一座遥远而生疏的晚间都市传来的丝丝细语；听起来好似白兽穿过后门远去的一团秋雾；又像无声的焰火，火星飞溅，扩展到四面八方。那团薄雾对面，桔梗花如麻布坐垫的花纹一样寂寥、灰白……

孩子拼命挤进一个人独寝的梦境的缝隙，现实的声音在那里扮演着梦的角色。于是，那汽笛听起来——犹如呼啸的秋风鸣笛般越过繁花似锦的原野。冬雪初降的北国小站——火车装载着众多的盛满青苹果的箱子以及从远海运来的鲑鱼，由小站出发了。（车厢客席之间放着火炉，坐着围着围巾的姑娘，还有戴着护耳水獭皮帽子的老爷子。）——火车驶过早开的山茶花的村庄和烟气稀薄、生产萧疏的工业城镇，冷淡的列车只顾随意奔驰，对于如此可怜的景象竟不肯瞥上一眼。诸多幻象猝然浮现于孩童的心中。此外，越过黑色焦木围栏……可以看到一部分线路于雾霭中闪现着白光，巨大的机车头恰似哮喘发作，呼哧呼哧地开动了。那团雾霭散发着线香的

香气……

父亲每次带儿子进城，都要按照儿子的心愿带他到线路一侧的围栏边站上一会儿。线路远方的霓虹灯犹如辉煌的落日的余晖，在黑魆魆的背景中似灿烂的星辰随意旋转。

正如大象所到之处，引得南国人一片欢呼一样，木然不觉的电车相交而过时，儿子就会在父亲的臂弯里又跳又笑，拼命地拍手……

那阵子，孩子经常梦见电车。宽阔的水泥门厅、高大的铁门和砖墙组合成的深宅大院，门前是一条灰暗的小路。梦中，这条路通行电车。电车通过无法知晓的前世都城般的大道……（充满着从铁桶中倾倒出来的光亮）……而来，这列既没有乘客也没有司机的电车，径直驶向黑暗的小路。孩子清晰地听见钢轨的碾轧声响，犹如病人磨牙一般。暗夜张大如黑幕，车窗里透出暗红而虚晃的灯火，车身周围飞旋着色彩明艳的火花，晃动着红红绿绿的火星，宛若从铁皮玩具里溅出的一样。这种古老的市内电车，酷似玩具火车（电车无法通过小路），高鸣着响亮的汽笛从门前驶过……孩子侧耳静听，已经听不到了。夜间火车仍在远方鸣叫。不过，这趟市内电车也许正以浩荡的气势，流星似的由住宅左侧的斜坡飞驰而下，眼下一鼓作气，径直转过夜间灯火昏黄、紧闭着油纸格子门的火警瞭望台的一角了吧。孩子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挂钟的秒针结结巴巴发出细流般的响声。不久，屋内的家什显得陌生而高贵起来。挂钟敲响了。孩子被钟声吸引，又重新进入梦乡……

一旦站在这座高大的铁门前面，想象着住宅里的生活情景，无

论是谁都会感受到强烈的震动。透过布满蔓草花纹的铁门，人只能窥见区界分明、井然有序的前庭和覆盖着鬼头瓦的正门。正门所在的一栋房屋面对当门而立的人，壁垒森严，发出近乎宿命般抗争的挑战。砖墙遮蔽着住宅内部的一切，割断了外人的视线，就连花草的馨香和高朗的欢笑，也都被那潮湿的空气吸收殆尽了。

父亲平时不在堂屋里，宽敞的三栋温室近旁，有一间草庵式样的小房，父亲经常住在那里。堂屋和草房之间，有海洋般广阔的花圃、菜地以及种植着葡萄和梨树的果园。夏天，葡萄园里蜂虻如云，即使人靠近，有的蜜蜂停在宽阔的葡萄叶上，一动不动。我看到庭院那边夏云攒聚，发出耀眼的光芒，蜜蜂的羽翅和金针般尖锐的体毛金光闪闪，招人喜爱的夏云渐渐弥漫了蜜蜂那双金色的大眼睛……

堂屋里住着祖母和母亲。父母分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困惑。夜间，祖母受病痛的折磨早早就睡了，我也发出昏昏欲睡的呼气声。这时（其实我两眼圆睁，一直注意母亲的动静），我看到，母亲换上室外木屐，沐浴着果园明亮的月色，拖曳着颀长的身影，匆匆走进父亲的草房。就在这个时候——莫非神经在作怪——我感到满心欢畅，一直目送着浑然不觉的母亲的身影，强使自己深怀感念，心性安然，不作他想。祖母罹患神经疼，经常发生痉挛。痉挛开始时，犹如妖魔附体，无法避免。每当听到她低沉的呻吟，痉挛就像无形的水波，在病房中的烟盘、药柜、香炉等小小的家什上面弥漫开来，一刹那，整个屋子都处在极端麻木的状态之中。当痉挛如山雾般退去，房子里的香炉、小箱子和药瓶子等，又一概充满沉痛而单调的呻吟。这固然是发生在这个房间之内的事情，这种叹息